

古

今

釋

疑

古今釋疑序

甚矣讀書嗜古之難其人也士
幼而從事于帖碑帖括之學

皇皇焉求合于有司之尺度其
不售也則數變其體以從時其

售也則又將潦倒于簿書竭歷
于期會求其講明古學淹貫經
史豈不戛戛乎其難哉方子合
山爲密之先生少子自束髮受
書以來卽不爲制舉業所羈馮

沉酣于六經諸史百家之書寢
食沐浴其中者三十餘年于天
文曆數律呂之精奧經史之源
流異同疆域之沿革郊丘廟祀
之分合文物制度之損益旁及

于字學算數醫藥方伎之說靡
不殫究博採昔人之衆論而條
分縷析權衡其可否審定其從
違著爲一書名之曰古今釋疑
猗歟盛哉方子之爲此書也負

敏異之材具研窮之力承累世
之家學用英妙之盛年家有藏
書門多長者兄弟切劘交遊講
貫且賦性恬淡于世俗所欣羨
嗜好之事方子一無所慕而獨

抱簡編于長林豐草之中歲時
伏臘風雨雞鳴孜孜矻矻無間
終始其取材也博其辨物也精
其經時也久其庸心也專故能
祛繁歸約去疑得信以成此一

書爲藝林之統會正學之津梁
良非偶然也姑孰郡守楊公好
古樂善梓是書以行世予請

假歸里適見是書之成快古學
之脩明託鴻編以不朽敬識數

語于簡端焉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長至
日同里年家眷會弟張英頓
首拜譔

古今釋疑序

桐城方子合山承家學累世之
傳又廣搜四海之書於是取古
今學問之辯難不決者編成一
書名曰古今釋疑予自山左聞

之亟欲一讀而不可得及來江
左守姑孰適以公事至桐遂得
與合山相見因求是書命兒輩
手抄以爲席上之珍書不易得
又不易讀卽易讀又不易解卽

易解又不易詳卽易詳又不易
博卽易博又不易定此書自經
史禮樂天地人身以及律曆音
韻書數無一不考證旣羅列百
家不廢其說而又定之以至當

不易之理語其博則元元本本
也語其要則綱舉目張也采集
之精剖析之確則百家之總萃
而宇宙之津梁也此誠格物窮
理之書天下士大夫皆不可一

日無者三代以下治不古若繇
於學不古若耳上古之人不以
書爲書而以世爲書仰觀俯察
近取遠取何一非書何一非吾
人之所當知者乃但以掠虛而

謂之講道章句而謂之通經二
者而外無聞焉不遇國家大典
章則已若有治學古學之問何
怪乎文帝之問錢穀而周陳支
吾太宗之問樂律而房杜茫然

也哉合山自廷尉中丞太史三世祖父皆爲名臣宜乎家學淵源種績而出遂有是書爲海內益想天下學者或亦有博綜而未得融會而未能者矣此書一

出豈不戶戶如有鄴侯之籤人
人如獲枕中之祕也哉予不欲
其學之自私也又不欲其學之
我私也乃爲之付梓以公之天
下萬世將必有上其書於

經筵特徵合山以備顧問不惟
都俞喜起之盛見於今日其措
天下於久安長治之休于是書
焉裕之矣

康熙戊午菊月九日安成楊霖

竹菴氏拜題於太平郡署之

雪舫

古今釋疑序

能著古今所必不可少之書著
書者賢能傳古今所必不可少
之書傳書者亦賢能述古今所
必不可少之書述書者亦不可

不謂之賢此卽吾三人於古今
釋疑已合山著書竹菴傳書吳
雲爲之述是書當是時予同竹
菴坐于東岳之麓去江南數千
里遠而予覺竹菴神情時時有

是書在其意中竹菴之長嗣部
山遊予門久其思念是書亦如
嚴君旣而竹菴來江南且至桐
城爲之三具禮文必迂是書以
出得是書遂走馬飛遞星夜馳

送讀書齋嚴令選善書者十人
刻期繕寫二旬而畢卽什襲函
藏又遣快舟送還合山且致書
云書旣抄於我得矣若天下何
將來予當捐俸付梓以公同好

中夜至予齋引長嗣同予挑燈
讀竹菴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襟
裾耳昌黎所以教符讀書城南
今合山承四世家學是書雖合
山爲之而實合山合數百千家

爲之其中禮樂天人曆律象數
聲音文字源流同異莫不立辨
誠可以翼經史而有功于理可
以備顧問而有功于事予雖不
及昌黎萬一而教子符讀書之

心則未嘗不與昌黎同也合山之借是書感溢我心必當爲之行世以報其情遂果鋟板告成矣予于是有感焉上古之人不必著書以其能著見于功業卽

以功業爲著述後世不能盡用
人才致不得已鬱勃無所洩而
托之于書乃不愛才者輒相與
妬忌輕賤甚至排擠之使不得
行卽以昌黎之賢尚八牛拽碑

不傳其文致其集於唐之世不
甚大顯積而至于宋有穆伯長
歐陽文忠出始得共好其書嗟
乎使後世并無穆伯長歐陽文
忠則何知有昌黎哉文起八代

卷之二
之名或亦難乎其有聞矣夫著
書者難傳書者又豈易有哉今
合山以萬峰深處之書不欲人
知然予以五岳遠遊之人必欲
人人皆知在吾與合山交數十

年應當念者竹菴于合山未相
見因予而知合山又因合山而
知書乃未見則思其書既見必
借其書既借則如此重其書既
借又必欲傳其書又必欲廣傳

其書又必欲久傳其書若使當
日昌黎遇一竹菴則其集又何
必待穆伯長歐陽文忠出乎予
所以深服竹菴之賢而喜合山
之遇也予雖不敏與竹菴爲戚

好與合山爲世好媒合山之書
以遇于竹菴自今天下後世人
得讀是書享其淹洽會通則不
止念合山竹菴其亦念予媒是
書之心乎聖人之道博我以文

晉儒清談止有老莊老莊之外
無學唐儒流蕩止有詩詞詩詞
之外無學卽宋儒靜正止有語
錄語錄之外無學不知天下之
事天下之理其端甚多儒者不

窮理當屬之何人哉著是書傳
是書者俱所以大有功于世也
予述是書者其真有力歟因次
其語而序之如此

安成同學弟吳雲舫翁敬

書

古今釋疑序

我友龍眠方隱君素北氏承祖父累世之學鉤深致遠盡性立命自以生當晚季隱鱗藏羽棲山飲谷以保餘年而性耽典籍好著書露抄雪纂標華擷實上下兩間馳驟百代歷風雨寒暑疾病患難不少輟幾於脉望化髮退筆成冢矣於是結撰既衆篇目不一至于天地人物之故禮樂制度之原先儒之所辨難而不決者莫不得其要領統其會歸條分縷析彙而

成書凡十有八卷名曰古今釋疑斯則素北二十年
前之所作也姑孰太守楊公欽素北之爲人業已叙
其書而梓之矣素北復屬序於余余固陋無以佐考
索爲廣其義曰天地一疑城也古今一歧路也子史
百家一聚訟之獄也於何釋之釋之於心而已釋之
於理而已釋之於時與事而已大疑則大悟小疑則
小悟不疑則不悟也疑斯悟悟斯通通斯釋矣是故
天地之數莫妙於差聖人之情微見於過差以定乎

歲也過以適乎中也戒饒恐懼聖人無特而不疑不
憂不懼不惑聖人無往而不釋河洛龜策聖人釋疑
之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聖人釋疑之精也然而
不通其變不極其數不類其情疑何由而釋乎或古
是而今非或今是而古非或古有而今無或今有而
古無異端競起譁衆取悅可辨之不早辨乎十三經
疏於漢儒而亦莫謬於漢儒井田封建廢於暴秦而
亦莫可易於暴秦秦西勾股之術莫知其出於周髀

也婆羅門等切之祕莫知其原於律呂也龍鮓鳧毛
于何稽之烏頭馬角於何命之疑之於無所疑釋之
於無所釋知性之學也疑之於文物釋之於掌故稽
古之事也極其事以入於性表其性以合於事並行
而不悖旁行而不流相需而益深者也若曰包犧以
前何書可讀乾坤既息何書可傳顓頊一切逃之洸
洋欲以禮明樂備之朝而爲茹毛飲血之世可乎不
可乎雖然身將隱矣焉用文之昔神放彼詔其母惠

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
去汝深入窮谷矣一夕焚放筆硯廼俱去昨素北書
至言以采藥之人赴殺青之約自開局校讐以來終
日塗乙頗受著書之累素北自此得無欲逃名而名
隨乎吾不知素北何以自晦也

歷陽同學戴移孝拜書

古今釋疑序

古可論而不可泥也嘗見漢儒議事其引古
人殊動云承其師說如此至武帝欲建明堂一宮室
之制耳而或云有殿無壁或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
上蓋茅而下通水者嗟嗟王者禮方岳受朝會計正
朔律曆之地而固朴陋殊異若是乎無怪乎易分而
三書分而二詩分而四春秋分而三禮分而二以至
大常不肯立古文尚書左傳劉歆雖讓之而不能使

從何也泥古而不知論古耳夫古今一旦暮也今之
視古猶後之視今古之視古猶今之自視也特古之
所傳者書而書或不一其說三子之傳春秋也或以
六羽爲儻樂或以六羽爲厲樂或以尹氏爲君氏或
以尹氏爲天子之卿書果一說乎讀書者又可執一
說以求之乎大要善讀書者當于信處求疑更于疑
處求信直以我作古人斷其理本如是當日行之斷
必如是而諸家之書遂可存而亦可廢矣憶余少時

與內第方子素北同有是志然年俱髫髻耳余正應
諸生試日操觚學排偶帖括唯恐一字之不合於時
素北則緘關謝客上下千古不肯以一字爲制舉用
業異矣故相見請益亦疎癸卯秋 詔廢八股以策
論取士一時諸生盡從事于稽古質實所爲余謂素
北曰余近考經史天文地理諸學患其書有統而無
分有引而無釋是大不便于後學者余欲條分縷析
卽一事而爲之源流訓詁如天文也爲經星爲緯星

爲日食爲月食爲閏法爲歲差逐類而詮解之旁引
錯綜而斷以先儒及已意之所是語不嫌淺也而期
其明引不厭詳也而期其當名之曰古今經濟本末
子許我乎能有以助我乎素北曰助子以古今釋疑
之論余始得見其書曰篤哉方子微功令更吾幾失
子矣然以余與子旦夕相從猶未能窺子著述之奧
又況四海之遠之若人乎子藏之以名山爲知已可
耳嗣兩年 詔復以八股取士余不翅不盡窺素北

所著卽古今經濟本末亦甫成半稿而置之今年春
余方赴試南宮而素北以書來云有姑孰太守楊公
索覽我書且欲付之梓余不禁爲之笑曰太守治簿
書期會之不暇而能以清俸爲子謀梨棗乎又未幾
素北以諸公序來曰書已鐫成專待子一序耳余曰
異哉天下固有古道相成若是者哉子之著是書難
矣居常索一覽人不得又安從索爲子傳者且得之
于異子而用世之人然今人固不遜古人也古人著

奇字書語不必盡合于經乃有以爲絕倫者有以爲異世必有能好之者況予之所著引經據史語必提其要事必會其通是當今之文獻在子矣名公鉅卿以國家典故自命其畱心斯文者非一日性情同意見同以天下之望爲天下虛公傳布之自不必須之奕世也雖然古今疑釋矣能釋疑者必爲世所共信之人

聖天子右文好古求士常如不及一旦開明堂議禮

衆封禪諸事 詔求草野積思種學之人子能無以
其陋秦漢諸儒者出而高議巖廊之上乎則是書之
刻未知于子之始終身隱何如也仍質之子時
康熙己未歲菊月年家同學愚表兄馬教思拜撰

古今釋疑序

古今典章制度名物象數之繁更僕未可悉數而古今來錯互糾紛盈庭聚訟之議雜出靡有定論有人焉貫穿鈎稽理解絲析會而通之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斯亦學人一大快也吾友方子素北少而穎悟夙稟家學長承先志以讀書稽古爲繼志述事之大者所著古今釋疑一書舉凡象緯方輿聲名度數經史百家之說靡不會粹羣言折衷衆論以歸于一

是使數千百年膠固迷悶於胸次者，盡狀若春冰之
渙而秋籜之隕也。豈非汲古之津梁而定方之晷景
也哉？乃說者曰：古今之大有所可疑者，有所不可疑
者，所不可疑者，義理之在人心是也；所可疑者，事物
之在衆論者是也。於所可疑者，舉而置之，固有所不
可欲盡取而釋之，亦有所不能。今方子將窮古今極
宇宙以一己之見而定千古之論，得毋以今之議昔
爲後之議乎？也。邪？予曰：唯唯否否。古今議論之繁，彼

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者是矣是之中未必無非
非者非矣非之中寧必無是惟平心觀理則兩端之
中有定衡焉方子覃精沈思不惡衆蹟其宅心虛其
察理明故讀春王正月之考而知正歲正朔之說優
日大月小之說而知書食不同之各是合止祝釁之
辨乃知昔賢傳註之非昭穆遷毀之文益信前人一
定之泥凡此數端洵可質後世而無疑考當時而不
悖者而方子猶未敢自是也其自序云是之予之幸

也卽非之亦予之幸也蓋其學彌高其心彌下沖
若谷之衷未嘗自標其是寧輕于議前人而貽後人
之或我議也哉予慕其書久苦未窺其全姑就太守
楊竹庵先生心好是書與其令子部山手自較讐稍
俸而授之梓其於嘉惠承學之心甚大楊子雲著太
玄當時知者僅一桓君山素北是書出當不脛而走
而爲之君山者實先生喬梓也狀則士患無能著書
耳豈必以寂莫沈冥自嘒也哉

溫陵同學弟黃虞稷拜撰

古今釋疑序

學者治疑之法有二孔子曰多聞闕疑此言去疑存信所以祛異端自欺之弊易曰斷天下之疑此言格物窮理所以驗大儒辨惑之功要之惑可以辨卽欺可以祛無難也夫古今如此其遼邈也名物象數之類如此其繁賾也今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曰姑舍是明日遇一事一物懵然莫決則又曰姑舍是是終其身囿于疑城而不知省也昔人一事不知引

爲已恥又何以稱焉然則折諸家而定一是釋古今
不決之疑豈非學者一大津筏哉雖然不覽徧典墳
丘索之書挾盡名山石室之藏則不知釋不沐浴于
累世父祖之家傳烹煉于四方師友之討論則不能
釋不塌壁而冀夢寐之告仰屋而希鬼神之通則不
得釋不具溫嶠然犀之明張湯磔鼠之快齊文宣抽
刀斷絲之決則又不敢釋釋疑可易言乎方子合山
爲予從姑之子其先世自明善先生以理學爲東南

人士倡廷尉中丞太史諸先生又皆世嬪青箱發干
政事著爲文章胚胎前光根源遠矣乃合山海迹表
薄不求聞達故得銳志著述成千秋不朽之業古今
釋疑其一斑也夫學者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
不知今謂之陸沉合山擅仲舒洗心之長而又能融
會疏通剖判精晰大而天地人物禮樂曆律之故小
而文字音韻書數方藥之微靡不分部就班求其至
當不易者一掃先儒之聚訟豈特知古知今而已乎

然合山之爲此匪旦夕之功矣其學該以治則考諸古者核其問詳以盡則叩諸人者達其思深以密則研諸心者切其辨敏以析則剖諸理者精蓋卽明善先生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緒餘及之者也然則合山此書豈惟爲天下後世區白羣迷卽以續明善先生格物窮理之學亦何忝哉至太守楊公之亟爲流通三堂吳子之勇于欣助則皆此書之功臣也諸君子序之已詳茲不具述云

同學表兄潘江拜題

古今釋疑序

古今大矣天人象數之徵事制沿革之故諸儒辨論之端欲以一手一足之力而能條分縷晰犁然指掌夫豈易哉雖然畏難者不爲之爲之者非難有一端焉積之久久而後解者有一事焉稽之于載籍窮之于諸家而後得詳者昔人聚訟而今以片言折衷之千古存疑而今以一語是正之此非湛思續學如饑思食而寒思衣不解不休不詳不已數十年如一日

不可得也况乎崑嶽河源學殖有本非以臆說逞擊
斷非以奇僻欺謾聞穿穴百家有原有委不亦菑林
之僅見而博學好古之士漢資于其中者哉季弟素
北負姿邁人于世紛華之事一無所羨嗜惟好讀書
嘗鍵一戶寢處其中寒暑不輟古今釋疑蓋其弱冠
時輯所聞見者其于天人象數事制沿革諸儒辨論
愛參稽而會通之迨歷久而後成非一朝一夕之功
也文章經濟世不乏偉人畸士獨至攷究名物辨論

是非雖號爲名儒碩學未嘗不以爲非所易及非讀書之難也讀書而專心旁攷曲證務得其是之爲難也余先世自高祖明善先生倡明濂洛之學重振家聲曾祖廷尉公大父中丞公繼起而光大之迨先君子而集厥大成生平著作數十種獨尤喜攷核辨難今所鐫通雅其一端耳它隨筆條記襍稿盈篋衍中每訓余兄弟勉其就資質所近各成一業諸弟疊疊皆有所撰述獨是謏陋如余少丁喪亂流離失學迨

壯歲雖日從事鉛槧而不可謂讀書今漸衰矣奔走
衣食如風絮雨萍未暇匡坐絃歌帖首撰述數年來
妄有蒐葺迄未成書頃者歸省老母于晨昏之暇與
諸弟坐一室中上下古今恣論蒐討殊亦以爲平生
快樂竊視子弟林立中有能紹前修而承家學使五
世之薪負荷有人豈不更慰祖父于九京也哉此余
兄弟之願也季弟旣伏處岷巖銳意簡畢不求聞達
于當世乃楊竹菴先生因吳子舫翁之言始而遣使

購其書繼而捐俸入授之梓人欲以其書廣之天下
後世此豈非淡知實學有本之難而欲使天下後世
省按討之勞而不苦紛囑異同也哉嗟乎季弟沉心
數十年今忽一旦遇知己于當世不可謂非厚幸獨
惘然者同爲名父祖之子孫而荒落不免腰鼓之誚
侈然插牙頰于著作之林余滋媿矣庚申秋日伯兄
中德書于傳經樓

古今釋疑序

古今學者誠難矣非學者之難也讀書之難也百人
于此具讀書之質者有幾乎有其質矣苟無讀書之
地則何能讀有其質有其地矣苟無讀書之時則何
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矣苟無讀書之資則何
能讀有其質有其地有其時有其資矣代乘喪亂家
歷播遷亾者不可復存散者不可再聚苟無書可讀
則又何能讀嗚呼此古今學者之所以爲難而不多

觀也學者既難又復嗜好不一工詞章卽指極研爲迂儒專名理則目該洽爲玩物夫烏知學者與才人有辨實學與博學有辨乎騷賦詩古文詞文不加點水湧山立衙官屈宋方駕曹劉此才人也而不可譯之學者經史百家之書成誦象緯方輿人物之圖指掌曉奇字述異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此博學也而不可謂之實學實學者何內而性命外而經濟有典禮制度之學有象數律曆之學有音韻六書之學有

醫藥物理之學凡有資于身心家國者舉而謂之實學而一字一義無裨之聚訟考辯不與焉夫豈徒襲紙上之陳言比于糟粕輦悅乎由內而談道寓于器不惑虛無舍知而言行舍上達而言下學必合尼山正示鷲嶺大過漆園旁擊而一歸于河洛之大符由外而論儒者恥一事不知姑舉其大端天之有七政交食歲差也何以使不齊者齊曆元萬古可無改易乎地之有山川萬物兀然浮空不墜也何以使天地

互測遂知天無晝夜地無上下水無升降乎此在天
地之故不可不知也三部八脉十二經十五絡人身
一小天地也何以知腑盈于臟經缺于胞絡榮之旋
轉週身衛之不注湧泉乎此在人之故卽天地之故
不可不知也禮之用有節度而樂之道通神明音何
以定于五變何以出于二宮何以旋而一調何以別
而七而十三而八十一與夫器可造曲可譜今樂卽
古樂乎此尤微至之門不可不知者也故夫天地人

身禮樂測以度測以里測以同身寸測以尊卑等殺
測以損益高下必通夫九數而其故始明則夫九數
之原于河洛本于圓方可遂不知乎若夫音韻有宇
變由變形聲止于說篆文籀文醫習夫運氣脉理經
絡病能藥性醫方而後乃慧然獨悟凡此皆儒者之
所當務也物如此而格理如此而窮情如此而類德
如此而通學卽如此而實嗚呼不誠難矣哉吾昆季
自幼遭難失學逮患海歸來予年已逾舞象矣季弟

素北少子四歲當是時萬里生還破巢重聚莫知載籍何物敢云學者自命乎然好讀書又幸家有藏書雖殘軼猶存十半昆季中予最魯書讀百遍不熟熟不移時卽忘舍之去專事象數物理覺稍稍有入故好泰西諸書及律曆音韻九數六書之學素北無書不讀盡發家藏書讀之已又覓藏書家不遠千里輒致之讀人知素北舍無他好多假之使讀是所爲地與時與資雖弗獲

有書可讀頗具讀書之質

則素北得之天者固厚也不數年而古今釋疑成時
予數度衍已成一歲素北爲序之且曰藉兄以礪使
釋疑早成旣成予讀之皆實學也斯誠不愧學者矣
竊慨孔壁鄭井將出何年石室名山安知所託又未
嘗不廢書而太息也今者姑孰太守楊公因吳子舫
翁一言爲剗剗以行于世諸君子序之旣詳予特服
其用心之勤而幸其所遇之奇焉方其下帷一室無
師無友往往獨喻每究一事不爲古泥條貫其本末

而折衷其是非咸歸至當不易而其學之博才之美
又非是書所能盡荀子曰功在不舍鍤而舍之朽木
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不舍之功素北有焉是書
告成于二十年前忽流通于一旦楊公吳子遠居數
千里外忽相遇于一方斯豈人力思量所及古人身
後遇知己千百年猶未可必素北遇知己于生前天
固爲萬世之學而生楊公又爲楊公之重學而生素
北時際午會萬法當彰是必有默默者主乎其間非

偶然也倘好者不逢其書著者無力可傳湮沒無聞
古今寧乏其人歟惜乎釋疑之行先君未及見耳予
嘗謂子析父財常也不析財而析學變也先君讀盡
古今書窮一切法以才人而兼博學實學爲一代學
者吾昆季各析其一端素北之析居多愧弗如也繼
此願學仲翔五世之易其析之多寡未之或知噫其
質其地其時其資蓋亦難言之矣己未壯月仲兄中
通位白氏書于南畝之隨寓

古今釋疑自序

嗟乎學問豈非終身之事哉古之儒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故其學識輒與年進至于著書立說必晚歲而後論定也方余之始集古今釋疑甫弱冠耳當是時讀書開卷遇經史禮樂制度諸說紛拏患之置之不可遂酷嗜考核志氣甚銳而家世藏書雖經兵火尚數萬卷足以供漁獵里中藏書家亦數姓可備假借遠則秋浦劉氏金陵黃氏丁氏張氏又補其

缺以故窮年矻矻如治亂絲如決聚訟苟遇一事未
明一論未確若有所負然者故名古今釋疑者非敢
曰能釋古今之疑蓋將以釋吾之所疑也旣輟簡不
數年蹉跎三十去而學道此書棄敝簏中今十有六
載矣余性無他好所至獨問異書及先文忠公老于
江西余遂半作江以西人因從陳氏蕭氏藏書中得
讀未見書復覆視昔日曾讀書先公親爲指授涵泳
紬繹又未嘗不悔向者之猶疎濶也亾何憂患頻仍

繼之以大故墓田丙舍僅存病骨學殖荒落遺忘殆盡於是築稻花齋於湖畔枳籬茅屋惟與農夫野老話桑麻較晴雨以樂殘年遺民之志如是焉爾初不意吳子舫翁言余于竹菴楊公也公由此苦慕釋疑一書適過桐見訪必欲借抄余謝病不出而公求書益堅余雖不甚愛惜亦尚覺可念顧無辭以拒也卽舉稿付之公歸姑孰乃召十吏繕寫公子部山五夜讐較繙閱卷舒父子嗟賞竟爲之縷板以行嗟乎余

之愧可勝道哉昔沈存中夢溪筆談周帥刻之于學
舍購者衆多頗爲養士之利今余之書未必當世之
所好也何乃廉費俸錢爲鄭漁仲作通志略頗用自
矜而馬貴與旋議其後今余之書猶不自嫌况於議
者杜門以來固病且懶而圖籍實未去手較昔所得
或亦微有增益使是書寬之數年重加點竄縱未敢
目爲定論庶幾竹素之間稍更釋然耳業已視爲蠟
車故紙不復省覽一旦災木又刊正不及是則楊公

吳子之不忍棄此書而余之妄何敢至是程子著易
傳既成門人請行世程子曰安知後來不更有加于
今歐陽公言和凝自刻集識者譏之是書之刻非出
於已和凝之譏余知可免其於程子之語則不能不
三復而嘗遺恨于斯編已雖然四海之廣殫見洽聞
者不患無其人是之余之幸也非之亦余之幸也挾
摘其得失而後斷案出焉且學問非一人之任也著
述非一人之力也前人綴緝以貽後人後人又貽後

古今釋疑
人辯難攻擊適足相資期於汲古脩綆不致斷絕豈
計及毀譽而名是務哉余書雖陋先儒之緒言咸在
仰屋之勤或亦不無小補云

己未仲夏龍眠小愚方中履漫書

寄謝竹菴先生爲刻古今釋疑五十有二韻

不求聞達久晦迹事躬畊環堵依桑柘疎籬列杜蘅

埋憂餐沆瀣

用仲長統語

開卷等蓬瀛

學者稱東觀爲道家蓬萊山見寶章

傳

涉獵居千乘

漢人語云玩揚子雲之篇樂于居千乘之官涉獵賈山事

婆娑擁

百城

李謐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文章供櫨祭

李商隱爲文多簡閱書冊

左右鱗次

賓客足鷗盟幸免膏粱習慚同雞鶩爭典

墳賢倚相

左傳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車馬陋桓榮

榮爲少傳大會諸生

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

敗絮飲高枕

敗絮淵明語

清流穩濯

古今釋疑

附錄

纓艸玄容貌賤守黑歲華更腹笥終何有

邊韶事巾箱

便自擊

宋書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

癸辛聊雜識

宋周密住杭州癸辛

街作癸辛雜識

丁卯愧詩名

許渾居丁卯橋詩名丁卯集

俗眼青無日顛

毛白數莖似難逃醬醃

劉歆曰恐後人用覆醬醃也

只合聽瓜阮

潦倒薪焉荷伶俜病苦嬰息機消墨塊却掃開藥劑

以下序公折節下交慕書借抄及專使還稿

剝啄來書札旃旆駐旆旌

环初欲邀

顏闔

倒屣迫相迎

蔡邕

昌獸那當好

東坡答李端叔書曰

如人嗜昌獸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

焦桐恐累明氈氈羞鶴舞

羊公好鶴鶴見

客鉅鉅
不肯舞

危大笑驢鳴

驢見柳子厚集

出入鸞鵲烈

淮南子

丁

寧比論衡

見世說新語

摩挲磨竹素什襲視崇業遽忍亡

三篋虛疑失五行

上張安世事下陸倕事

縹緗艱副寫困康爲

全傾

韓昌黎語

撫掌蠟何味呼童鯉再烹使驚完璧信心

折嗜痴誠

以下履序宿昔著述未遇知己

往覺春秋富艱辭月旦評

王筠懽省覽袁峻課縱橫杖策輪劉晝藏燈邊祖壁

投羊多遠借

倪若水藏書甚多借者先投束脩羊

食陋豈能盈

呂氏春秋善學

者若齊王之食鷄必食其距數千而後足

早斲黃梁夢偏搜朱雀桁

南史佚書

出干 杵鉞曾感嫗

李白事

藩溷或譏僧

左思作三都賦門庭藩溷皆著

紙筆陸機謂弟雲曰此間有一僧

父欲著三都賦待其成用覆酒甕

機篋要須溢張華

編不易精

論語識孔子讀易韋編三絕

侈言窺小酉

小酉山藏書見荊州記

妄擬識盤庚

晏嬰事見太平御覽

愛勝牛心炙勞如魚尾頰聲

塵甘寂寞意匠獨經營珠備遺忘照

張說患多讀少記得碧紺珠一

類握以自照則平

裘因采集成

說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

齊

廚幾被竊

何紹著晉書何法盛直人齋廚盜去遂行何書履古今釋疑成里人有借抄者幾蹈

其敝帚固宜輕蚪蚪思藏壁

魯共王壞孔子宅於壁中得所藏尚書論語孝

經皆蚘
蚪文字

滕囊隱畏兵

東京之亂圖書剖散大則連爲
惟蓋小乃制爲滕囊見儒林傳

序

欠伸誰卒讀

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餘
人不盡數紙便欠伸思睡

遙擲孰堪

呈

鍾會撰四本論甚欲使嵇公一見畏其難懷不敢
出於戶外遙擲便回急走此下序公欲捐俸鏤版

及作序過譽自歉朴

詎料真災木差令慰短檠子雲

休後世

揚雄曰使後世復
有子雲必好之矣

皇甫冠平生

皇甫謐序三
都賦時公序

余書過
相推重

竊怪寶康瓠將毋亂美理

見離騷

夜郎誇漢大

見史記

河伯望洋驚

見莊子

蠡海雖前護班門實後瞠胡

爲鉛槧局却累王壺清赤縣推雙瑣

柳世隆世
推雙瑣

緇永

動八絃曳裾嫌濶匾

宋慶元嘉定之間劉改之戴石屏之徒以詩人啓于謁之風其

後什伯爲羣挾中朝尺書

稱僕訝編氓

劉凝之隱逸不仕臨川王

衡陽王并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

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書亦有意稱僕履于公鄰部民也草野倨侮頗蒙公破格

延縫掖

皇甫規聞王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有不如一縫掖之語

無才答酒

鎗

豫章王焜問何點名點不與見竟陵王子良就之點角中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以徐景山酒鎗

獲麟方掩袂附驥晚流聲天遠墨莊志江深鈴閣情

兒教僧寺寄

白氏長慶集別錄三本一真東都聖善寺律庫中一真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

寅蘇州安得庫錢贏宋王琪守蘇郡始大修設廳假南禪院卽俾公使庫鏤板印萬本土人爭買之既償省庫贏餘以給公廚見范成大志知已虞翻幸翻曰使天下一人知已足以不恨千秋記太平

合山逸民方中履

古今釋疑凡例

載籍既博。學者苟欲一旦該洽。亦云難矣。昔退之自述其生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戶。而咨嗟感慨。以爲媿於大人君子。夾漈曰。學今以虛無爲宗。至于實學。則置而不問。東坡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今以飽食晏語爲道。不知其所學何事。余甚懼焉。夫生今之世。承諸聖之表章。經羣英之辯難。我得以坐集千古之學。折中

其間豈不幸乎。故以所聞于父師者。自經史禮樂。天地人身。及律曆音韻書數。有承訛踵謬。數千年不決者。輒通考而求證之。隨筆所至。久而成帙。謂之古今釋疑。亦曰消歲月。備遺忘。後來因此加詳。更有所會通云爾。

溫公曰。辨證古人誤處。當兩存之。勿加詆訾。郝京山曰。議論前人長短。非也。議論前人所議論道理文字。何傷。故此書必載先儒舊說。何人駁之。今或駁其所

駁。或斷論孰是。期於發明疑案。豈可以夏五郭公。一例藉口。夫學因講而愈明。識由積而愈出。譬之韋編竹簡。決不如雕板之善。何必定以古人掩後人乎。

言之不足。必資于圖。故王儉七志。一志專收圖譜。淵仲見楊佺期洛京圖。方省張華知漢宮千門萬戶之由。見杜預公子譜。方覺武平一知魯三桓鄭七穆之故。是以此書亦間有圖。

化書本譚峭所著。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

古今類集
作郭象取而點定之。皆見譏於識者。故此書來撫其說。必著其名。不敢掠美也。

此書本非完書。姑以所得錄之。經濟性命。茲未暇及。譙周識史記。而司馬彪又識譙周。柳子厚非國語。而虞繁又非子厚。學問無窮。如掃落葉。正有賴于來者。履少道家國之難。流離失學。幸而生還。伏丘園者亦已十年。遂踰弱冠。既甘泉石。惟理簡編。尤表曰。饑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

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也。此十餘卷。聊自娛而已。
安敢示人。

橫艾攝提格日南至識於汗青閣

古今釋疑凡例終

古今釋疑目錄

卷之一

書籍總目

周易

尚書

詩經

詩序

鄭衛非淫詩

大雅小雅

變風變雅

詩亡非雅亡

卷之二

儀禮

周禮

冬官

禮記

春秋

左傳非丘明作

始於隱公

終於獲麟

褒貶

春秋無例

卷之三

論語

孟子

孝經

爾雅

二十一史

偽書

卷之四

郊祀

祀天祀帝之辨

一歲祭天之數

郊祭羣神從祀之是非

郊祀之尸

魯郊

魯郊不以日至

漢郊祀之謬

天地合祭

祀地服大裘

先廟後郊

卷之五

明堂制度

明堂配祭

祀后土

大雩

五帝

朝日夕月

六宗

祭四方

社稷

社稷配祭

祭地祭社之異

四望三望

封禪

高禪

蜡祭

五祀

類禡

卷之六

天子廟制

昭穆遷毀

宗祧

太祖廟

始祖配天

天子追尊本生父母

兄弟繼統入廟

原廟

朝廟

大夫士庶宗廟

祠堂祭始祖先祖

宗法

古今類纂卷之八
宗子庶子之祭

卷之七

禘祫

魯禘

時祭

卷之八

孔子謚號

塑像章服

遶豆樂舞

四配

從祀

兩廡位次

南向東向

辟雍泮宮非學名

卷之九

嗣君卽位

踰年改元

短喪

居喪朝服

母喪

中月而禫

袒免

謚法

惡謚

增謚

后夫人謚

太子無謚

卷之十

氏族

同姓名

諱名

官名異同

卷之十一

十二律相生之法

變宮變徵

十二管旋相爲宮

候氣

累黍

周禮三宮無商唐宋二十八調無徵

俗樂

後世聲詩不傳

樂不在器

琴法

十三徽

合止祝歆

卷之十二

天地之形

左旋右旋

七政遲疾

日體大小

交食

日出時大而不熱

金水附日

經星移動

雲雨霜雪雷電之理

四行五行

卷之十三

曆法

歲差

曆不容不改

曆元

閏月

寒暑

晝夜

中星

春王正月

分野

卷之十四

歷代州郡

建都

畿服之制

三代封建國數

公侯伯子男分土

井田

地名溷淆

河源

九河

江源

三江

九江

黑水

海水

潮汐

溫泉

卷之十五

人身

經絡

呼吸

三隧

診法

七表八裏九道之非

男女脉位

陰陽火

醫學

方藥

藥性

五運六氣

卷之十六

字體

六書

說文

石鼓文

傳國璽

石經

法帖

卷之十七

等母配位

切韻當主音和

門法之非

字母增減

庚青能備各母異狀

腔啞上去入

古今類集
發送收

叶韻

沈韻

方言

卷之十八

九章皆勾股

勾股出河圖

加減乘除出洛書

積矩

度量衡

從子正基

正璫

正琫

正瑤

正璫較

古今釋疑目錄終

古今釋疑卷之一目錄

安成

楊森竹菴訂正

吳雲舫翁參閱

書籍總目

周易

尚書

詩經

詩序

鄭衛非淫詩

大雅小雅

變風變雅

詩亡非雅亡

古今釋疑卷之一

合山方中

書籍總目

史志藝文者漢隋唐宋而已目錄創於劉歆七略一

略二六藝三諸子四詩賦而班固六略一六藝九種

五兵書六術數七方技易書詩禮樂

春秋史記附論語孝經小學二諸子十種儒道陰陽

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三詩賦五種正賦雜賦歌詩

三種四兵書四種權謀形執陰陽技巧五術數六種

天文歷譜五行著龜雜占形法六方技四種醫經方

房中神仙大凡王儉七志一經典并史記二諸子三

六略而無輯略文翰四軍書五陰陽六術

六略而無輯略

藝七圖譜其道阮孝緒七錄一經典二紀傳三子兵

併附見合九條四文集五技術六佛七

道許善心七林因之效七錄各爲總荀勗分爲四部

一甲紀六藝小學二乙有諸子兵書術數三丙有

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有詩賦圖讚汲冢書而

李充四部五經爲甲史記爲乙謝靈運王亮四部任

昉五部因之昉以術數更爲一部唐之四庫甲部經

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識緯經解小學乙部史

類十三正史編年偽史雜史起居注并實錄故事職

官雜傳記并女訓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丙部子

類十七儒道并神仙釋氏法名墨縱橫雜農家小說

天文曆算兵五行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丁部

集類三楚辭別集總集舊志甲部多詁訓丙部少藝

術類書明

宋之六閣

四部加天文圖書經類六正經

堂經脉

十二正史編年雜史史抄故事職官傳記歲時刑法

諸牒地理偽史子類八儒家道書釋書子書類書小

說算術醫書集類二別集總集天文類十五兵書曆

書天文占書六壬遁甲太一氣神相書卜筮地里二

宅三命選日雜錄圖書則倣隋書經十種易書詩禮

類三古書新書墨跡則倣隋書樂春秋孝經論語

附爾雅解經緯書小學史十三種正史古史雜史霸

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

子十四種儒道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兵天文曆數

五行醫集三種楚辭別集總集道經佛經附于四部

之末歐陽修謂經史子集始於開元王應麟謂四子

荀勗履按勗部子居史上李充始以子居史下隋乃

改詩賦爲集唐

方以道佛附子今考歷代卷軸之富莫若隋而兵火

之厄。有甚於秦者矣。鄭樵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特一時間事耳。詩云。六篇乃六笙詩。本無離。書有逸篇。仲尼時已亡矣。皆不因秦火。西漢

三萬三千九十卷。藏於蘭臺麒麟天祿之間。石渠石

室延閣廣內之府。盡於王莽之末。

前漢藝文志曰。漢興。改秦之敗。大收

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百家。皆充秘府。成帝時。書頗散亡。使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劉向校之。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以奏。向卒。哀帝復使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隋志曰。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盡被焚燒。晉唐志。九十作九百。通典曰。漢圖籍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于外府。蘭臺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于內禁。如淳引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

之藏。內則有延閣
廣內秘室之府。

東漢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藏於

東觀仁壽閣。盡於董卓移都。

後漢儒林傳曰。光武遷洛。其祕書載之二千餘

兩。自此之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競共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長安焚蕩。莫不泯盡。隋志曰。光武篤好文雅。明章尤重經術。四方負表至者。不可勝計。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以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班固傳毅典掌。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固又編之以爲漢書藝文志。志曰。凡六略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注入劉向揚雄杜林三家。出伊尹太公管子孫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墨子。十家。宋書百官志曰。東京圖書在東觀。晉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藏於祕書中外三閣。盡於惠懷之亂。

隋志曰。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鄭
默始制中經。荀勗因之。更著新簿。分爲四部。凡二萬
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細
素。至于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靡有子遺。晉
書。勗與張華。依劉向別錄。整
理記籍。舊唐志。九千作七千。東晉祕閣三千一十四

卷。孝武時三萬六千卷。

隋志曰。東晉之初。漸更鳩聚。李充以勗舊簿校之。見存者。

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以甲乙爲
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續
晉陽秋曰。孝武寧康十六年。詔徐廣
校祕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宋六萬四千五

百八十二卷。藏於總明觀。

隋志曰。宋元嘉八年。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凡六萬四

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王儉又造目錄。凡一萬
五千七百四卷。又別撰七志。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

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又作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南史曰。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或謂之東觀。舊唐志曰。靈運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目凡五千七十四卷。與隋志不同。齊

萬八千一十卷。藏於學士館。盡於末年兵火。

齊史曰。永明三

年。省總明觀。于王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履按此是宋泰始六年事。見王儉傳。齊蓋因之耳。隋志曰。永明中。王亮謝朓造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二

萬三千一百六卷。藏於文德殿華林園。江陵七萬餘

卷。盡於元帝自焚。

隋志曰。梁初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

集釋典。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預焉。普通中。阮孝緒博采宋齊以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

官簿更爲七錄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詞義淺薄
不經牛弘曰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元帝收文德
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江陵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
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二秦四千卷隋志曰中原戰爭相尋文教之盛苻姚
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
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北齊三萬餘卷藏於仁壽文林後周

萬五千卷藏於虎門麟趾隋志曰後魏南略中原祖
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
都洛邑借書于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爾朱之亂散
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于天統武平校寫不
輟後周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增加方盈萬卷武
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牛弘曰齊重
雜三萬餘卷集賢記注曰宋有總明陳隋十萬三千
有德教周有虎門麟趾齊則仁壽文林

二百七十八卷。藏於修文觀文殿。盡於砥柱舟覆。

弘牛

傳。開皇三年。弘表言。今御書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請搜訪異本。每卷賞絹一匹。于是異書間出。經籍志曰。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工書之士。于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于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北史曰。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煬帝命柳詵詮次。除其重複。猥雜得正御書三萬七千餘卷。納于東都修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置西京東都宮省官府。其正御書皆裝翦華綺。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間。窓戶褥幔。咸極珍麗。志曰。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觀文殿東西廂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古跡名畫于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書。又于內道場集道佛

經別撰目錄。唐武德五年。平僞鄭。盡收其圖書。命宋
遵貴載之以船。沂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砥柱。多被
漂沒。存者十不一二。其目錄亦爲所漸濡。時有殘缺。
今考見存。分爲四部。合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新
唐志曰。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武德初存八萬卷。王
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宋遵貴運至砥柱。舟覆
盡亡其書。據此。則砥柱所亡八千卷耳。觀文殿中之
藏。蓋先已散矣。陸文裕曰。柳顧言所校。凡七萬七千
餘卷。履按隋志末云。凡四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亡
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七卷。合八萬六千一百七十五
卷。與本志序相左。此外道佛共一萬三千
六百一十二卷。文裕之言。又不知何據。唐四庫八
萬九千卷。藏於集賢院。盡於安祿山。十二庫七萬餘
卷。盡於黃巢。會要曰。武德五年。令狐德棻請求遺書。
重加錢帛。數年間。群書畢備。新唐志曰。

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相繼請購天下書。選五
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
掌之。玄宗命馬懷素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
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頌同
署。如貞觀故事。又僭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
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于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
門。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兩都各聚書四部。
以甲乙丙丁爲次。始分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
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
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又二萬八千四百
六十九卷。故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玉海曰。兼不著
錄者言之。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會要曰。開元
九年。毋煥韋述等撰羣書四錄。元行冲上。凡四萬八
千一百六十九卷。十九年集賢院書。總八萬九千卷。
其中雜有梁陳齊周隋代古書。貞觀永徽乾封總章
咸亨舊本。集賢注記曰。隋舊書用廣陵麻紙寫。作蕭

子雲書體。赤軸綺帶。最麗好。新寫書分部別類。裝飾華麗。經。白軸黃帶紅籤。史。碧軸縹帶綠籤。子。紫軸紫帶碧籤。集。綠軸朱帶白籤。圖書。紫軸綠帶。儒學傳序曰。集賢院書六萬卷。龍城錄曰。七萬卷。六典曰。唐圖籍在秘書集賢所寫。皆御本書。四部分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寫以益州麻紙。舊史志載四錄序。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一卷。四庫兩京各一本。共一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履按諸書總數成不合。宋大觀時。何志同又言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會要曰。天寶三載。四庫更造書目。共五萬四千六百四十五卷。至十四載。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卷。新志曰。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爲相。奏以千錢求書一卷。又命苗發等使江淮括訪。文宗時。詔祕閣搜採。于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尠。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歛書本軍。寓教坊于祕閣。有詔還其書。命韋昌範等諸

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舊唐志曰。文宗開成初。四部書至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昭宗時。秘書省奏曰。元掌四部御書。宋三館祕閣三萬六千二百十二庫。共七萬餘卷。

八十卷。盡於祥符之火。崇文院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別藏於龍圖閣。太清樓。盡於靖康之變。中興四萬四

千四百八十六卷。盡於紹定之災。通考曰。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

餘卷。乾德元年。平荆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

平蜀。遣孫逢吉取其圖籍。凡得萬三千卷。四年。下詔

購募。涉彌彭幹等皆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彌等

皆賜以科名。開寶八年。平江南。遣呂龜祥就金陵。籍

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羣書漸備。兩浙

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

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間。列爲三館。太平興國初。乃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曰爲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庫。南廊爲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八萬卷。九年。詔三館以開元書目。閱館所缺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俗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籍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爲書庫。曰曰祕閣。玉海曰。眞宗咸平二年。詔三館寫四部書籍二本。一置龍圖閣。一置太清樓。樓在迎陽門後苑。御製御書皆在。實錄曰。景德二年。幸龍圖閣。閱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下列六閣。總二萬九千七百十四卷。四年。召輔臣登太清樓。觀太宗聖製御書。及新寫四部群書。上親執目錄。令黃門舉其書示之。總太宗聖製詩及故事墨跡三百七十五

卷。文章九十二卷。四部書共二萬五千一百九十二卷。長編曰。樓藏太宗御製及墨跡九百三十四卷。四部三萬二千七百二十五卷。又詔輔臣至玉宸殿。益退朝燕息之所。任太清樓東。聚書八千餘卷。後增及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三卷。太宗御集御書。又七百五十二卷。兩朝藝文志曰。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俗太清樓本補寫。旣多損竄。夏命繕還。仁宗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于太清。九年。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景祐初。命張觀李淑宋祁編四庫書。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詔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全。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曆元年。成書。王堯臣歐陽修等上。凡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嘉祐四年。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古今釋詁。卷之一。

館職分吏編寫。求訪所遺。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祕閣。四館書。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詔士庶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收獻書一千三百六十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著八千四百九十四卷。錢惟演玉堂逢辰錄曰。祥符八年。榮王宮火。一日二夜。所焚屋宇二千餘間。祕閣三館圖籍。一時俱盡。陳振孫曰。唐末五代書帙之僅存。又厄于此火。會要曰。神宗元豐三年。改崇文院爲祕書省。徽宗大觀二年。何志同言崇文總目書。今不過二萬餘卷。散逸浸多。請頒其數求訪。政和七年。孫覲奏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訪求遺書總目之外。幾萬餘卷。請譔次增入總目。合爲一書。詔覲及倪濤等譔次。名曰祕書總目。宣和四年。一日之內。三詔並下。四方奇書。自是間出。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祕

同。著錄者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至欽宗靖康之
變。散失莫攷。高宗渡江。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
者。孝宗淳熙五年。陳騭等撰中興館閣書目上之。計
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多一
萬三千八百七十七卷。寧宗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
書復充斥。詔張攀等續中興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
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
板而未獻者。不預焉。理宗紹定四年火災。書遂闕。蓋
秦火之後。大厄凡十有一。而江都一厄不與焉。牛弘表五
厄。秦火也。王莽也。漢末也。永嘉南渡也。周師入郢也。
而不載齊末之火。筆叢五厄。大業也。天寶也。廣明也。
靖康也。紹定也。而不載砥柱之水。與榮宮之火。大業
之厄。見唐杜寶江都記。王氏揮塵錄引之云。煬帝聚
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于廣陵。履按三十七萬。乃嘉
則殿之數。柳晉除其重複。僅得三萬七千。後西京東

都亦止八萬。江都安得合嘉則之數乎。砥柱則隋唐二志皆載之。隋志兼叙十朝。豈有江都若是之大厄。遺而不錄之理。或楊帝好書。江都亦有所貯。然逸軸之多。決不能與嘉則殿侔也。明祕閣散

於正德中。內庫散於萬曆末。是又一厄也。

陸文裕曰。我朝祕閣

多宋元之舊。間有手抄。予初入館時。見所蓄甚富。若文苑英華大書。尚有數部。正德間。梁厚全在內閣。援用監生入官。始以校正爲名。而官書乃大散逸于外。劉若愚曰。內府有板之書。藏於內庫。板藏於經廠。司禮監提督掌之。萬曆中多爲匠夫廚役盜出貨賣。柘黃之帙。公然羅列于市肆中矣。○若士夫藏書。恒譚新論。言漢梁子初。楊子林。手錄萬卷。梁任昉四萬。唐蘇弁二萬。李泌三萬。皆存總目。而阮孝緒之四萬。類例足徵。宋世家藏。各目俱不見。惟尤延之遂初堂目。今傳。若說郭節本。則寥寥矣。李淑二萬三千三百八

十。田鎬三萬。晁陳二目最善。見文獻通考。晁氏二萬
四千五百。南陽井度傳錄蜀中書甚富。舉以與公武。
遂作讀書志。周密謂陳直齋宦中得五姓之書。乃能
至五萬一千八十卷。又言前代杜兼萬卷。韋述二萬
卷。吳兢西齋萬三千四百。周密家亦有四萬。濮安懿
王之子宗綽蓄書七萬卷。南都王仲四萬三千餘。李
氏山房僅九千。葉少蘊之十萬。復也。近代藏書。周晉
二藩。胡元瑞朱鬱儀焦澹園錢叔寶諸家俱散。絳雲
樓亾于火。惟祁氏書種樓四部如故。黃氏千頃堂近
六萬卷。履家四世所藏。去其重複。亦止五萬卷。十年
來。四方訪問。兵燹帷囊。可勝慨歎。但有其
資。今世刊本多。亦易集也。是在好此者。

周易

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

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

以爲伏羲。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孔穎達陸德明皆依王說。及乎

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

連山歸藏之名。雖見于周禮太

卜。然漢志隋志皆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于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

此類耳。夾漈鄭氏獨尊信此二書。文獻通考譏之。按連山首艮。歸藏首坤。龜山楊氏曰。揚雄太玄。日始于

寅。義取連山。衛元嵩元包卦首于坤。義取歸藏。司馬公潛虛亦取歸藏云。周文王作卦辭。

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

鄭康成謂卦辭爻辭皆文王所作。馬融陸績王肅姚信始

有周公作爻辭之說。正義從之。蓋爻辭多文王已後事。如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不應云王用享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應豫言箕子之明夷。且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則爻辭爲周公作。明矣。馮椅復宗鄭說。而云明夷箕子。蜀本作其字。胡一桂曰。前漢趙賓正蜀人。解明夷箕子爲茲。則蜀本初未嘗作其字。况明夷箕子之稱。又自有夫子彖傳。爲之確據。烏可傳會蜀本一字之誤。以證爻辭爲非周公作哉。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漢初言易者有。

田何卦象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而說者
自爲章句。易之本經也。自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
而至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
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由是有施孟。梁丘之
學。或謂始自子夏。受之孔子。而爲之傳。按陸德明
李鼎祚亦時稱引。孫坦疑漢杜子夏之學。考漢志初
無此書。乃約王弼註爲之者。晁景迂曰。唐張弧僞作。
又有焦贛之易。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
焦贛字延壽。授京房。房授殷嘉。姚平。乘弘。由是有京
氏之學。與施孟。梁丘。凡四家並立。延壽自言從孟喜
問易。房以爲卽孟氏學。翟牧非之。劉向亦疑延壽獨
得隱士之說。托之孟氏。晁補之曰。今以當時書驗之。
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
爲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今其章句亡矣。乃

略見于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世所傳京氏易傳三卷。吳陸績註。名與古不同。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今

之火珠林。

蓋祖京氏。民間又有費直之易。專以象象文言解釋

上下經。

費直授王璜。隋志言璜授高相。相授子康。及

與費公同時。何得云王璜所授耶。晁公武曰。歐陽永

叔謂孔子古經已亡。按劉向以中古文易經較施孟

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

經與古文同。然則古經何嘗亡哉。田氏最盛。費氏初

微。至後漢時。陳元鄭眾皆學費氏。馬融又爲其傳。以

授鄭玄。玄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

爲之註。自是費氏大興。而田何遂息。

隋志。梁丘施高
亡于西晉。孟京

有書。自晉之後。弼學獨行。至唐孔穎達等。又爲之正

義。序云十四卷。今監本止九卷。

而古十二篇之易。竟亡其本。按象

象附於卦末者。自費氏始。

若今乾卦。係費直舊本。

鄭玄王弼。又

分附卦爻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

曰。以別于經。而繫辭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謂

今易。程伊川所爲作傳者也。自嵩山鼂說之。始考訂

古經。釐爲八卷。

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朱子謂未能盡

合古文。東萊呂祖謙。乃定爲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古

易朱晦菴本義從之。

上經一。下經二。象上傳一。象下傳二。象上傳三。象下傳四。繫辭

上傳五。繫辭下傳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然程傳本義既已並

行而諸家定本又各不同。永樂中胡廣等輯大全定

從程傳元本。而本義仍以類從。其繫辭以下。程傳既

闕。則一從本義所定章次云。履按六經皆出于漢。他

書多散逸。而易獨完。蓋未經秦火。惟有周易。其爲孔

氏之舊。無復可疑。中間雖爲諸儒所亂。不過離合經

傳耳。而歐陽修獨不信文言。何哉。因元者四語。先見

于左傳穆姜。故謂文言非孔子作。不知左傳本後人之書。穆姜所引者。乃左氏附會填入者也。彼老婦豈能作此微言。顧以後來之竊拾。而疑聖人之言。可乎。陸象山楊慈湖。亦疑繫辭。至今郝楚望何玄子諸公。且信後天圖。而不信先天圖。不必矣。圖書諸說。具先中丞公周易時論中。茲未敢及。

尚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焚書坑儒。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家語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隋志又作孔惠所藏。

漢興。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

世莫得聞。

儒林傳曰。伏生名勝。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

古今釋疑

十九篇。孝文時聞伏生能治尚書。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使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敎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德明曰。二十餘篇。卽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今史漢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蔡沈曰。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耳。至于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

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秦誓一篇故爲二十九耳漢儒所引皆此僞秦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秦誓始廢至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

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又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

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

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

除序止五十八篇。而漢志作五

十七篇。

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

府。

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

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罔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

五十八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卽今所行

作。九共。九篇。彙。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

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

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

禾。成王政。將蒲姑。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

遂承認爲五十九篇作傳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

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

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朱子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

隋經籍

志曰。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張生。張生授歐

陽生。傳至曾孫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

尉。受業于張生。兩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

建。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

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

尚書傳。漢志有之。今所謂大傳。陳振孫曰。

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孔安國傳。則私傳生雜記所聞。然未必當時本書也。於都尉朝。朝授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儒林傳云。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按遷記周公事。亦與今書異。何耶。後漢杜林傳。古文

尚書。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

晉梅頤。

一作曠。

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

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

註多二十八字。

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乃命

甯註補之。以慎徽五典爲首。姚方興得孔氏傳舜典。取王肅范

乃知有此二十八字。未施行。而方興以

於是始列國

學。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又有尚書逸篇。出於

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

尚書之末。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

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附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

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作帝王世紀。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履按漢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二十九卷。卽伏生今文也。四十六卷。卽張霸僞古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爾。張霸僞古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故成帝時。廼黜其書。及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則

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
證驗。又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
唐初孔穎達等。從而爲之疏義。孔氏正義。蓋取蔡大
焯。劉炫等疏修之。凡二十卷。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止

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唯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
世。至天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爲今文。今之所傳。乃
天寶所定本也。蔡沈作書傳。則復合序篇于後。胡廣
等大全從之。竊怪尚書古文。果係安國之本。何至晉

齊之間而始出。自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氏。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不應七百年中。並無一人見之。誠可疑也。故蔡傳曰。今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

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章。亦皆可疑。吳才老亦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吳幼清曰。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奧。其爲上古之書無惑。梅賾所增二十五

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梅鶯直斷古文爲漢儒僞作。良有以也。其傳則朱子謂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名安國耳。

詩經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穎達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說。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

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爲數

亡詩六篇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也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按儀禮鄉飲酒禮云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云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註曰六篇今亡昔周公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襍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朱子謂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意古經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鄭樵曰古者有堂上堂下之樂歌主人聲堂上樂也笙簫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簫乃

間歌之聲。皆有義無辭。東哲補六八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八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

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夏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

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

刪去

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於兄弟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綱。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偕老之詩也。夫子惡其盡節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也。隋經籍志曰。漢初有

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古訓傳。是爲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平帝時始立。後漢謝曼卿善毛詩。

又爲之訓。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衆。賈逵。馬融。

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

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

今惟外傳存。而卷多干舊。蓋多雜說。不專解詩。

不知果當時書否。

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唐孔穎達據劉炫

劉焯等疏爲本。又爲之正義。

孔序云。四十卷。今監本二十卷。實七十卷。葉

石林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

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

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

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

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

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至朱子集傳。始改其說。而胡廣等

大全主之。然亦各有是非也。

詩序

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沈重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鄭玄王肅。皆主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惟後漢儒林傳。則以爲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隋志亦云。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

仲夏加潤色。韓愈議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暴揚中冓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托之子夏耳。葉石林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按序云。詩有六義。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其文全出于左

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後。明矣。蓋衛宏作于東漢。故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于漢。宏之序。至此始行也。蘇子由亦以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

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程泰之曰。凡詩發叙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宏序大抵祖述毛傳。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樵曰。漢興四家之詩。惟韓詩有序。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揚雄范曄。皆以二南作于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始爲之。

序。或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于詩。第爲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命篇大序。蓋出于當時采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爲之也。朱晦菴曰。鄭氏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篇。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者。爲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

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爲妄說者矣。况沿襲之誤哉。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爲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于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于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爲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爲疑辭。而遂爲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爲因。

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于有所不通。則爲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于漢儒也。故予不可以不辨。馬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於詩國風諸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也。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

蓋詩之所不言。而必賴序以明。彼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誤。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第序亦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履按去序言詩。自考亭

始。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蓋矯枉過正。非
平心折衷之論也。然亦決非子夏所作。今按子夏有
詩序。而子貢有詩傳。使果出於二子。則二子同學於
夫子。夫子皆許以可言詩。其序與傳。宜無異同矣。乃
十五國之風。次第不一。序列幽于末。而傳列魯于邙
之前。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新臺。二子乘舟。諸篇
序入邙而傳入衛。氓。芄蘭。木瓜。有狐。考槃。序入衛而
傳入鄘。伐檀。陟岵。園有桃。碩鼠。葛屨。十畝之間。序入

齊而傳入魏。且如樛木。序曰。后妃逮下。而傳曰。南國
慕文王之德。歸心于周。艸蟲。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
防也。而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
小星。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而傳曰。小臣
奉使。勤勞于公。栢舟。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而
傳曰。康叔憂王室也。雄雉。匏有苦葉。序曰。刺衛宣公。
而傳曰。風管叔。二書不同如此。若以傳爲真。則序爲
僞矣。若以傳爲僞。則何以見序之真乎。方漢初。魯齊

韓詩。皆列學官。毛萇後出。豈不欲與三家爭勝。乃有子夏之序。受諸夫子。而不引爲師承者乎。且司馬子長。揚子雲之徒。皆推隆孔氏。安有子夏詩序。而不尊信者。况夫子之作邪。卽國史采錄。曾經夫子所取。亦必信之。其於二南。惟引韓氏之說。則大序小序。俱出後人。亦已明矣。子貢之傳。亦不見引於漢人。是二書皆托二子之名者。復何疑乎。

鄭衛非淫詩

朱子詩傳曰。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七之五。衛猶爲男悅女之辭。而鄭皆爲女惑男之語。故夫子謂爲邪。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也。詩序辨說曰。桑中溱洧諸篇。皆淫奔者所自作。序云刺奔。誤矣。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者哉。

馬端臨曰。夫子刪詩。其所取于闕雅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詩之可刪。孰有大于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奔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二才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墀。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丰。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芣。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蓍兮。狡童。褰裳。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末公

亦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簡之人。發而爲放蕩無耻之詞。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夫子曰思無邪。故序者之說。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亂。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爲美。齊桓公不以采芻爲懼。譏不以遵大路風雨爲思君子。不以褰裳爲思見正。不以子衿爲刺學校廢。不以揚之水爲閔無臣。而俱指

爲淫奔譴浪。要約贈答之辭是也。且此諸篇。雖疑其辭之少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謂之淫邪可乎。文公又曰。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也。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

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鄭衛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且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

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大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艸。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驪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

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穉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于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履按文公所以指鄭衛爲淫詩者。因夫子謂鄭聲淫耳。夫子謂其聲淫。文公遂謂其詩淫。不亦誤乎。且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若文公之傳。是徐陵之玉臺

新咏韓偓之香奩集而已。豈先王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之云乎。蓋古人深心于君臣朋友之間。托言于夫婦男女之際。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離騷以美人比君子。子長稱其兼風雅。卽不盡然。亦序所云刺奔刺亂。而夫子所不刪者。決非淫佚之人所自賦也。

大雅小雅

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詩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鄭漁仲曰。然則小雅。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以彤弓爲錫有功諸侯。以大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于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于鹿鳴乎。蓋小雅大雅者。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有

別也。程泰之曰。均之爲雅。音類旣同。又自別爲小大。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陸文裕曰。大雅小雅。猶今言大樂小樂云。嘗見古器物銘識。有筦曰小雅筦。有鍾曰頌鍾。乃知詩之篇名。各以聲音爲類。而所被之器。亦有不同爾。後人失之聲。而獨以名義求者。非詩之全體也。

變風變雅

變風變雅之說。夫子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于詩序。後人因謂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雅。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爲變雅。鄭漁仲曰。皆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則邶鄘衛之詩。謂之變風可也。淇澳緇衣之美。鄭武公。駟鐵小戎之美。秦襄公。亦可謂之變乎。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

之變雅可也。車攻吉日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最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繼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國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章俊卿曰。漢儒旣以美刺分正變。而于所謂正風之中。其詩雖刺。必以爲美。如野有死麕。何彼穠矣之類。皆以爲文王詩是也。于所謂變

雅之中。其詩雖美。必以爲刺。如楚茨。信南山之類。皆以爲刺。幽王是也。今觀楚茨至車牽十篇。無一言不美。無一事譏時。何刺之有。蓋其詩不幸繼鼓鍾之後。以鼓鍾爲刺。幽王。故此詩亦例爲刺也。然幽厲爲變。可也。而宣王中興之功。震赫古今。其詩皆謂之變。無是理矣。

詩亡非雅亡

不改居默記曰。迹熄詩亡。今說者以爲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王之一之六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吁。泥極矣。夫十五國風。合周南召南。與東都之王。共十五也。東都之王當爲雅。則西都之周召二篇。亦當爲雅。曰東都之王降而爲國風。則周南召南。亦降而爲國風矣。譬如今之北畿南畿。以貢舉

言之。兩畿與十三省。各錄所試。爲書。豈南畿當有試錄。北畿不當有試錄乎。周南召南。猶之周之西畿也。東都之王。猶之周之東畿也。關雎至騶虞。周西畿之風也。黍離至丘中有麻。周東畿之風也。采風者分地而錄之。豈分時乎。如曰黍離行役。悲感宗周之宗廟宮室。追怨之深。以是疑其爲降。則關雎亦後人追思所作。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漢明帝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

歎之。則亦足以生疑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之義。專明上下。大一統之禮。莫大乎巡狩述職之典。今周衰矣。天子不巡狩。故曰迹熄不巡狩。則太史不采風獻俗。不采國風。則詩亡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章俊卿曰。夫子刪詩。風雅頌各得其所。何嘗以風必爲諸侯之詩。彼序詩者。妄以風雅辨尊卑。見王黍離在國風。則不得不謂降王寔而尊諸侯。烏有王室之尊。聖人輒降之邪。曾不知

聖人刪詩。謂之風。謂之雅。謂之頌者。此直古人作詩之體耳。猶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何常有天子諸侯之辨邪。審夫此理。則周平王之詩爲國風。不害爲天子之尊。魯僖公詩。列之於頌。不失爲諸侯之卑。尊卑之辨。不在於此故也。